

姒锦
作品

孤王寡女
3

相思令

上册

四库全
书

张正霖
著

相思令

姒锦
作品

孤王寡女

《3》

相思令

[上册]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孤王寡女. 3, 相思令 / 姒锦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7. 9

ISBN 978-7-5552-3504-0

I. ①孤… II. ①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18226号

书 名 孤王寡女3相思令

著 者 姒 锦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耿道川

特约编辑 崔 悦

装帧设计 苏 涛

照 排 梁 霞
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
出版日期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4

字 数 5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504-0

定 价 59.8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古代言情

CONTENTS
目录
[上册]

第一章 1

墨九的桃花源

第二章 44

有心与无心

第三章 92

风月之疑

第四章 136

失颜症的恐惧

第五章 180

微妙之情

第六章 222

向死而生

CONTENTS
目录
[下册]

第七章 269

绾发为至情

第八章 317

亲夫回归

第九章 361

云雨蛊残毒

第十章 406

最熟悉的劫匪

第十一章 451

最远的距离是人心

第十二章 496

九死一生

第一章 墨九的桃花源

墨九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，等渔棚外再无动静，南荣大军悉数过江，她才慢慢出来。望着浩浩江水，她独自坐了半个时辰，回到宅子，一头钻入萧乾的房间，栽倒在床上，抱住他用过的被子蒙头大睡。

有人说，睡觉喜欢夹被子或者抱东西的女人，内心缺乏安全感。墨九在拥住被子闻到熟悉的气息那一瞬，终于认同了这个观点。想到这是一个没有萧乾的金州，她内心有点儿空。可昨夜没有睡好，这么蒙头睡下去，便睡过了晌午。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看到熟悉的床帐，有那么一瞬，她恍惚以为萧六郎还在，会温柔地问她：“醒了？”

可没有。

房间里空荡荡的，除了她自己，没有一个人来打扰。她无奈地闭上眼睛又翻滚了一圈，当她发现再无睡意的时候，终于感觉到肚子饿了。

什么都可以不做，东西不能不吃。

墨九穿好衣衫出来，看到击西倚在门口望天。

见她出来，这货苦着脸拭眼睛：“他们都走了，只剩下击西了，都不带击西去，击西的命好苦。为什么主上偏偏留下我？而不是走南，不是闯北，不是声东……”

墨九挑了挑眉头：“要不要我告诉你原因？”

击西猛点头。

墨九说：“交换消息是要银子的。”

击西默默塞给她一个银袋。墨九掂了掂便塞入怀里，拍拍嘴打个哈欠，漫不经心地道：“多简单啊，因为只有你不像个男人呗。你家主上把你放在我的跟前，觉得安全。”

萧乾到底有没有这份心思，她并不知情，这话全是她瞎掰出来逗击西的。可听完这句话，击西却腾地红了脸，撕心裂肺地呐喊一声：“不！苍天哪！击西分明就是女人好不好！”

“呃……”墨九大笑。

“不不不，分明就是男人好不好！”

“悔改无效！”墨九拍拍他的肩膀，双手负在身后，大摇大摆地往庭院里走，“击西姑娘，跟上！九爷肚子饿了，陪我去吃东西。”

“呜！”击西乖乖跟在她身后，比她还忸怩。

这两个人走在一起的画面有点儿奇怪，墨九却恍然未觉。同样一段路，因为没了萧六郎，她总觉得缺少点儿什么。虽然脚步一如既往地轻盈，脸上也依旧带笑，可内心始终沉重。

午饭早就准备好了。

膳堂里坐着宋熹。

桌上摆着一壶清茶，他靠在窗边，手里拿着书卷，一身简单的白衣，长发束起，微暖的天光映在他白皙的肌肤上，似点缀了一层薄薄的暖意，看上去如同一个翩翩佳公子，哪有半分帝王的凌厉？

墨九咳了咳，见他微笑抬头，笑着问：“东寂吃了没？”

“吃过了。”宋熹回答得很散漫。

“那再吃一点儿？”墨九随口问着，坐了下来。

她以为他肯定不会再吃，哪晓得那货莞尔一笑，应声道：“也好！”接着，他径直坐在她的对面，依旧捧着他的书卷与清茶。

墨九翻了个白眼：“不是吃过了？”

宋熹微笑，眼角带着淡淡的戏谑：“不是让我再吃一点儿？”

墨九扑哧一声：“你还真不客气。”

宋熹再笑：“我自己做的，为何要客气？”

墨九微微一愣。他从临安为她带食物过来已是够仗义了，到了金州还亲自下厨做饭？虽然这所宅子里晓得他身份的人不多，可从他出入的排场，还有其他人对他的恭敬来看，哪个不晓得这位从临安来的“公子”，不是皇室子弟，也是达官贵人？

这时，灶上的李婆子正好过来摆饭，看到墨九就念叨，“公子”一大早就起来做饭，差人去叫姑娘的时候，才晓得姑娘不在宅子里，“公子”的心意也就白费了。但到了晌午，“公子”不辞辛劳再一次下厨。

“我老婆子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还没见过下厨的郎君哩，莫说公子这么俊俏的人儿，便是我家那个粗糙汉子，让他下厨做点儿什么，不如直接杀了他来得好。”

大抵李婆子夫妇也是和谐的，说到自家汉子的时候，她嘴上骂咧着，眼睛里却有着异样的光彩，但说到“公子下厨”的事迹时，对宋熹的肯定与褒赞也是千真万确的。

当然这一点，墨九从来不否认。

便是萧六郎待她如此之好，若说下厨，恐怕也做不到。

她目光带笑，感激地瞥宋熹一眼，正想为了肚皮对他说上一万字的吃货感言，他却别开眼，笑着望一眼李婆子。

“婆婆别夸我了，我喜欢下厨，便以此为乐而已。”

“呵呵呵。”李婆子把汤盅放在桌上，摸了摸耳朵，笑道，“老婆子一把岁数了，哪里会看错人？公子啊，真是值得托付一生的良人，长得俊、没架子、对下人好……唉！也不晓得哪家的丫头有福气做公子的妻室。”

这婆子念叨着离开了，墨九与宋熹对视一眼，都笑了笑没有再说话。两人心底都不期然想到了那个远在临安府的“有福气女子”——当今皇后谢青嫔。

宋熹对谢青嫔是有愧疚的。

至于墨九，也有那么一丝丝同情。

李婆子说东寂是良人，可托付终身。可于谢青嫔而言，她又何尝不是所托非人？所以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，每一个人站的角度不同，感受与看法也就不同罢了。但强行捆绑的婚姻，勉强不了的感情，也怪不得东寂，只可怜那无辜的姑娘了……

“尝尝这个！”

似是为了打破尴尬，宋熹率先开口。

可墨九不是先听见的声音，而是先闻到一阵酱料的香味儿。她抬头看去，只见宋熹手里用油纸拿着一个包子……严格来说，不是一个普通的包子，是一个类似于肉夹馍的包子，包子里面夹了肉馅，抹上一种加了葱花的酱料，闻着就勾人食欲。

“谢了啊！”她笑吟吟地接过来，听见肚子咕噜一声，不好意思地撇了撇嘴，不客气地咬了上去。味道比她想象的更美，可能是饿了的原因，她三两下嚼了嚼咽入肚子，含糊地笑道：“我能说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包子吗？东寂自己做的？”

“嗯。”宋熹轻声应了，又包一个包子给自己，优雅地咬了一口，笑道，“为了这个馅儿，我精选了牛肉，将其剁碎，再放到女儿红里腌制一刻钟，热油入锅，放入切碎的豆豉和姜末等作料翻炒。晓得九儿喜好酸辣，喷上一点儿醋，再配上我特地从临安带来的酱料，等食用时，再撒点儿葱花，便好吃了……”

莫说吃入嘴，就听他说，墨九就觉得是人间美味了。

又啃一口松软的包子面儿，她吸了点馅儿在嘴里，嘴和胃都舒服了，方吐口气，笑问：“话说这个包子叫什么名儿？”

宋熹想了想，微笑道：“你就叫它肉夹包子没错。”

墨九嘿嘿一声，点头道：“肉夹包子、狗不理包子……”

嗷一声，一条大尾巴擦过她的腿，刺溜一下，桌子底下就多出了一个东西。墨九低头一看，发现旺财这货不知何时钻了进来，正望着她吐舌头。

她目光一亮：“财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旺财这货见天儿跟着萧乾，秤不离砣的，对她始终要比对萧乾少上几分“主子情”，为此墨九还吃过醋。没想到萧乾离开了，它却留了下来。

一个人等待归期的孤单里，有旺财在身边，日子肯定会好过一些。她心里美美地想着，而旺财无法回答她的话，却一直吐着舌头望着她的手。

她看一眼手上的包子，歉意地问宋熹。

“可以给它吃一个吗？”

这个包子宋熹原也没有做几个，听他“精心”制作的过程就晓得费了不少工夫，拿来喂狗对墨九来说没有什么，旺财与她兄弟一般，可对于宋熹这个做食物的人来说，未必会有同理心。她得先征询他的意见，免得他心里不舒坦，怪她糟蹋东西。

旺财大抵晓得她的意思，不满地嗷一声，两只前腿趴下去，紧紧抱着她的小腿，撒娇一般将嘴筒子在她腿上擦刮，蹭了两下，索性又抬起脑袋来，把长长的嘴筒子搁在她的腿上，可怜巴巴地望向她，就差张开嘴讨要了。

“馋狗！机灵得你！”

墨九嗔怪地睨它一眼，宋熹却笑了：“这狗精明，与它主子萧六郎简直一个模样儿。九儿快给它一个吧，不然一会儿该掀桌子了。”

狗与萧六郎一个模样儿？

墨九隐隐觉得这句话哪里不对，可瞥宋熹一眼，见他说得自在轻松，除了玩笑之外，并无别的情绪，也不好多想，只笑着抿了抿唇，重新拿了一个包子塞入旺财的狗嘴里，又怜爱地顺了顺它的背。

“便宜你了，乖点儿啊！”

旺财叼着包子，趴在她的脚边，不吭气了。

果然狗还是狗，一个肉包子就喂乖了。墨九失望地摇了摇头，心里暗骂一句“没节操的”，又抬眼看桌上丰盛的饭菜，笑眯眯地对宋熹道：“肉菜素菜一样不少，点心汤羹样样齐全。东寂啊东寂，你可真是一把灶上好手，要天天有这样的美食，那日子简直赛过神仙啊！”

宋熹接过李福递来的白巾子擦了擦手，又执筷为墨九夹了一块酥香鸭，轻轻笑道：“等回了临安，虽然无法每天下厨，但隔三岔五为你做上一桌，也是办得到的。”

墨九一愣，抬起头来，把注意力从碗里转移到了他的脸上：“东寂要回临安了？”

“嗯。”宋熹应着，笑了一下，“我出来有几日了，不能再耽搁。呵，纵然不能像萧六郎一样驰马边疆报效家国，我也不能书生意气，误国误民哪。”

国家大事相比儿女情长，哪个轻哪个重？这个时候的男人，总得分清楚。一件件要事都迫在眉睫，尤其今日萧乾北上，对于南荣朝来说，大后方的稳定尤为重要。一切与战争有关的事情，粮草辎重、兵马物资的补充，都需要他这个皇帝来定夺。

一日两日朝中可无君，但三日四日五日呢？他登基基本就不久，若长期不上朝，惹朝中非议不说，就怕政局不稳，引出二心来。那个时候，内忧外患，恐将再无清闲日子过了。

这些道理他不说，墨九也懂得。

她点了点头，慢悠悠一叹：“你确实该回去了。”

听出她的弦外之音，宋熹微微蹙眉：“你不跟我回去？”

墨九再次点头，脸色凝重：“我要留在金州，哪里也不去。”

对于她的固执宋熹早有领教，可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放下筷子，轻声规劝道：“金州离临安府甚远，又刚归南荣所有，龙蛇混杂，三教九流都有。你逗留在此，难保安全。”

“最危险的地方，不是最安全吗？”墨九笑了笑，又瞥一眼倚在门口无聊得玩手指的击西，微笑道，“萧六郎留了人保护我，你且放心去吧，不管遇上什么事，我自有法子应对。”

“不行！”

这一回宋熹倒是难得地强势，可遇上墨九，再强势的男人也终归无奈。墨九没有直接反驳他，而是随手为他盛了一碗汤，轻放在他面前，言辞不乏轻柔：“东寂莫非忘了我的身份？”

宋熹的手指轻抚在汤碗上，轻轻一声：“嗯？”

“我是墨家巨子呢！”墨九吃一口东西，又微微挑眉，“我把祖师父的担子接了下来，还没有为墨家做过什么事呢。你知道的，我墨家弟子千千万，却没有在这金州城发展。如今金州归南荣了，又是战略重地，众家都虎视眈眈的地方，各个朝廷都想染指，我墨家自然也不能睁眼看着。我准备建一个金州分舵，好好在此地发展一批墨家弟子，亲自调教。终有一日，我要弘扬祖师父的遗愿，让墨家弟子遍布天下，墨家思想源远流长——”

宋熹默默听着。

等她的高谈阔论说完，他轻轻一笑。

“这些，只是托词。”

墨九一噎，大眼珠子望着他。

不待她说话，他微微启唇：“你是为他在此守候？”

“东寂……”察觉到宋熹微哑的声音，墨九轻轻润了润嘴唇，吃了人家的总觉得嘴软，连严肃出口的几个字，也显得不太利索，“对，对不住了！”

“无妨！”宋熹轻声一笑，“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。今日别过，总有一日你我还会相见。到时候再把酒言欢，共庆萧使君得胜归来。无妨，真的无妨。”

一连三个“无妨”，听得墨九有点儿心酸。

可问题出在感情上，她的答案永远只能有一个。一早就对不住宋熹了，却也只能一直对不住下去。尽管她为此非常难过，可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，可以随便玩过家家，换新郎。取舍已定，该狠心时，就得狠心。

用膳完毕，宋熹先离桌。

朝中之事十万火急，刻不容缓，他等不起。

可驻足看一眼墨九，他终于慢慢伸出手，抚了抚她的头。

“想吃好的了，随时回临安。”

“嗯。”墨九笑吟吟地抬头，“说不准哪天就回来了。”

“回来前派人知会一声，我来接你。”

“你那么忙……”

墨九刚想拒绝，他却重重补充：“风雨无阻！”

这句话似乎成了他们分别的常态了。墨九与他对视，发现他晶亮的眸子里，竟有着浓浓的逼视光芒，就好像她不去吃他家的饭，他便生无可恋了一样。这让原本不喜欢送别的墨九，不得不在今日经历第二场送别。

为了赶时间，宋熹没有乘车，依旧一匹黑马，一袭白衣，飘飘然离去，不若帝王。墨九也骑了一匹马，领着击西跟在他的身侧一路朝城外走，二人却再无膳堂里那样的欢天喜地。

不管是送情郎，还是送故友，总归有些离愁。

私心里，墨九对这个擅长庖厨的男人评价很高，得此一友，也委实是她的幸事。如此，她感恩戴德地把他送至金州城外。

想他落寞自去，她着实有些不忍心，脸上却不得不表现得愉快，还不时哼上一首曲子，一副女汉子的悠闲与自在样。

“路上仔细些啊，小心山匪路霸！”

“嗯。”宋熹勒住马，看一眼延伸往远方的官道，又回头望着远去的金州城，微微一笑，“九儿已经离城很远了，不要再送。回去吧！”

“哦。也好。”墨九冲他抱拳，严肃道，“一路平安，别后珍重。”

“珍重！”

墨九看着宋熹掉转马头时，那一双微暖的眸子里浮上一层不舍，突地有些不忍心再看。她笑着抬头望向蔚蓝的天际，看着雨后初绽的阳光，觉得今天肯定不是一个好日子。若不然，为何送走了一个，又要送另一个？

想到离别，她一时间不免黯然。

宋熹却在这时回过头来，环视一眼官道旁的民舍菜畦，野花碧树，淡淡一笑：“河畔青柳，塞上人家，弄梅采茶，粗衣淡饭，似比那玉楼金阙更为得意几分。”

“……”

墨九撇了撇嘴，未置可否。

帝王艳羡百姓的简单，百姓又何尝不艳羡帝王的荣华？

看宋熹凝目久久不语，她挥了挥手臂：“你不再启程，太阳快下山了。去吧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此生又不是不再见了，别娘儿们似的了……”

“呵！”宋熹被她逗笑了，目光微凝，扬起唇角，“这回我真的走了，九儿珍重！”说罢不待墨九再道别，他猛地挥鞭，一声重重的“驾”出口，那一匹宝马良驹便驮着他撒丫子冲上官道，扬起尘沙数丈。

一群侍卫紧随其后，不多一会儿，就消失在官道上。

墨九收回视线，看向马下摇尾巴的旺财。

“财哥，我们也回了，干我们自己的大事。”

南荣至化三十一年四月初八，萧乾领南荣兵二十万余从金州渡汉水，在京兆府路与埤国发生遭遇战，埤国名将迪古不敌来势汹汹的南荣兵，埤兵败于萧乾威名，一败再败，退至临兆府。

出师大捷，南荣兵士气大盛。

萧乾乘胜追击，率兵于三日后破临兆，随后沿江而下，收复淮河以北邓州、唐州、蔡州、颍州在内的大片土地，迫使埤国朝廷于南荣至化三十一年五月初遣使南下，将其所占徐州、许州、泗州等地归还南荣，修书一封，遣使南下临安，欲与南荣和议停战。

在这纷繁的战乱期间，迫于萧乾大军的步步紧逼，埤兵三易主帅，从四皇子完颜筹到二皇子完颜丰，再到素有“镇国神柱”之称的皇叔完颜志业，经历三个月血腥鏖战，皆不敌萧乾。

帅旗几易，对埤兵而言，本就是内伤。

更何况，据线报，埤国在内乱。

完颜修于南荣至化三十一年四月底返回埤国，不仅没有得到其父的再度“恩宠”，反倒第一时间被押入大牢，进行甄别。其中埤国几位皇子夺位的风起云涌

暂不多说，这个倒霉催的完颜修，一直到珣国向南荣请求和议，依旧在大牢之中过他的苦日子，没能再度执掌帅印。

一个风云人物的倒下，不仅是完颜修的悲哀，也是珣国人的悲哀。就此，外间众说纷纭。

有探子称，珣国皇帝其实在完颜修被墨九掳后不久，就身染重疾了。其后虽多方医治，一直没有痊愈，如今珣国内部斗争如火如荼，甚至多个以珣国皇帝名义下达的旨意和做出的决策，都非珣国皇帝本意——包括对完颜修无限制地囚禁。

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在攘外与安内的选择面前，完颜修的哥哥和弟弟们，哪怕眼睁睁看着萧乾领着南荣兵一步步蚕食土地，也不敢再把兵权交到完颜修的手里。内政的混乱，加上北勐骑兵与南荣兵的合力打击，珣国江山已岌岌可危。

珣国内乱，这便是大好时机。

不管南荣还是北勐，都不会错失这样的机会。

烽火燎原，兵戈铮铮。

多少鲜血遍洒大地，多少白骨堆积成山。日月轮换之间，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事，一直持续到南荣至化三十一年八月。

对于珣国多次请求议和的国书，南荣景昌帝宋熹的态度就两个字——不议。

带着这样的羞辱，八月初一，珣国皇帝因病驾崩于汴京皇城，其大儿子完颜叙登临帝位。而那个一直是珣兵顶梁柱的三皇子完颜修，终究无法再掌帅印，被新帝一纸诏书永久幽禁于汴京天骄台。

初登帝位的完颜叙，上位的第一件事不是组织大军对抗萧乾，而是大力地剪除完颜修及完颜筹、完颜丰等人的党羽，挖数个深坑，以“谋逆、叛国”等多项大罪坑杀了数万人。

八月初三，一些负隅顽抗的完颜修余党联络了完颜修在军中的旧部，当夜在汴京城发动兵变，血洗汴京城，从天骄台救出被幽禁的完颜修，杀出重围，直奔东北方向而去。

至此，持续数月的珣国内乱结束。

八月上旬，天气已转入秋季。可黄叶未落，天气未凉，穿着厚重甲冑的南荣兵走在骄阳下，汗流浹背，吃尽了暑气。

珣国的内事，下层的士兵所知不多，但大抵晓得完颜修是完蛋了，如今的珣兵就是屎包。从开战至今，他们一场都没有输过，节节胜利，也节节推进，用不了多久，打下珣国皇城汴京，覆灭珣国政权，于他们来说都是大功，往后的吃穿用度哪里还用发愁？

相较于珣兵的颓废，南荣兵个个都是乐观的。

帅旗所在之地，萧乾骑在马上，看着士气高昂的禁军，眉头皱了皱，突地转头对迟重低喝：“传令下去，休整片刻！”

“得令。”迟重双颊都是汗水，闻言抱拳应了。

很快，行进的大军停了下来，休整、喝水、侃大山，嘴里无不是把鞑国人打回老家，自个儿再回家娶媳妇生儿子那点乐事儿，一个个踌躇满志，也一个个都显得有点儿过分乐观与盲目自大……

“大帅，喝水！”薛昉端着一个牛角袋递到萧乾面前，看他慢腾腾接过去，冷峻的脸上情绪似乎不太好，便轻松笑着缓和气氛，“看咱们军队这气势，想来不出两个月，便可以攻入汴京城了。”

萧乾默默回头看他一眼：“你也这样想的？”

“是呀！”薛昉笑吟吟道，“打了四个月了，咱这队伍打仗完全就是收割一般，那些鞑国的王八犊子遇到咱们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就这样的战斗力，拿什么和我们打啊？”

萧乾紧盯着薛昉，心里的隐忧更甚。

俗话说：“骄兵必败、哀兵必胜。”四个月前，鞑国是骄兵，南荣是哀兵，如今四个月的仗打下来，两国将士的心态几乎颠倒了个儿。从前看见威猛的鞑兵就有点儿发怵的南荣兵，不再惧怕鞑兵不说，还个个自大得紧，好像鞑兵都是豆腐块子做的。

可鞑兵真是嫩豆腐吗？当然不是。

一旦南荣军中产生了这样的念头，那就危险了……

萧乾看了一眼身侧的几个将校，再优雅地喝了一口水：“北勣可有消息传来？”

“正式行文未到，不过探子有消息。”专管情报的赵声东从后方上前，小声道，“北勣乘着鞑人与南荣为敌，加上鞑国内乱，人心浮动之际，已率领北勣骑兵于古北口进入，径直攻入鞑国中都，同时与我左翼大军相策应，相信很快便能南下汴京，与我军会合……”

听得这样的好消息，几个将校纷纷抱拳。

“大帅！破汴京，覆鞑国，我等定会旗开得胜！”

互相恭维的大笑声里，几个将校竟然争执起来，都想争当下一场战役的先锋。

薛昉见状，皱了皱眉头，瞥向萧乾。

萧乾罕见地没有吭声，而是默默掉转马头，望向远远的山峦……

独自沉默了许久，他突地唤了一声：“薛昉！”

薛昉骑马小跑过去，却听见他的声音化在幽幽的风声里。

“不知兴隆山上的树木，今年绿了没有？”

薛昉听懂了他思念墨九的弦外之音，却又纳闷地摸了摸头。

“使君，据说兴隆山，四季常绿。”

“……”萧乾慢悠悠道，“没有远虑，必有近忧哪。”

萧乾的忧虑果然成真。令南荣将士没有想到的是，从泗水以西和陈留地界逼入埭国占领的汴京，短短一段距离的推进，他们竟然历时四个月才完成，从至化三十一年八月一直打到景昌元年正月初一。四个月里，他们经历了出兵北上以来埭兵最顽强最血腥的抵抗。

好在损失虽然不小，汴京却也在望。

南荣景昌元年正月初一，萧乾大军抵达汴京城外三十里，与即将会师的北勣骑兵近在咫尺，对埭国都城汴京形成了合围之势。

南荣、北勣、埭国，三军对峙，这一场历时八个月的战事终于进入了白热化阶段。

短短八个月的时间，汴京已物是人非。曾经威慑千里的草原之狼从内部瓦解之后，虽然回光返照了四个月，但颓废之势再不能逆转，大厦将倾的覆灭之态已呈现在世人面前。只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完颜叙刚登帝位，怎肯将江山拱手相让？他能在夺嫡中胜出，也是一个狠角色，一场破釜沉舟的大决战摆在面前，他不肯束手就擒，组织了埭国最精锐的骑兵，号称三十万之众，加上伪军，与南荣和北勣拉开对峙，准备做殊死一战。

风雨将至，阴云密布。

一场关乎国运的战争让初冬的天气更为阴霾。

自古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完颜叙是孤注一掷，对南荣来说，在这个时候，却面临着一个与之前的埭国同样可怕的问题。先前南荣与北勣，一个在北，一个在南，分别吞食着埭国的占地，他们共同的敌人便是埭人，自然合作愉快。可如今眼看胜利在望，一个虽然还没有摆上台面，却已经在无数人心里酝酿扎根的问题如鲠在喉。

最大的胜利果实，当由谁来摘取？

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……只有永远的利益。

在利益面前，哪里还能称兄道弟？

当萧乾和他的南荣虎师到达涧水河驻营，准备与埭国最后大决战的时候，正月的兴隆山一片喜气洋洋，掩在一片碧海绿波之中。冬风乍起，山间天气幽冷无常，一道道连绵起伏的山峦，树木漫山遍野。位于兴隆山上的千连洞，如一片广袤绿毯间的明珠，山洞前早已不是成片的树林，而是拔地而起的屋舍。时而有马儿穿梭林间，悠然行走，时而有汉子嘹亮的山歌，为这一片土地添了更多的烟火气儿。

如今的兴隆山，早已不像当初。

墨九答应萧乾留在金州，也告诉宋熹要一直留在这里，可她不想与自己的小命过不去。金州城那个龙蛇混杂的地方，有太多人的眼线，确实不利于她的存活。而且，虽然她对外说兴隆山上没有八卦墓，可上次在兴隆山上的发现，一直让她耿耿于怀，心里的疑惑，始终没有落下去。

当然，萧乾虽然离开了，但除了留下击西之外，也留了相当多的人手保护她。

只不过萧乾晓得她讨厌被众人围拥，故而这些人只受击西的调令时才会出现。

但墨九又怎会是个省油的灯？

就在宋熹离开的第十天，来了一群人。

这是收到她的消息领人过来的墨妄一行。这一行人阵容相当强大，除了墨妄自己，还有尚雅、乔占平、蓝姑姑、玫儿等一干墨家弟子。墨九手上有“巨子令”，金州、均州附近的墨家弟子也都前来投奔，加上左右执事，墨家巨子在金州城的事儿，很快就不再是一个秘密了。

墨九是故意的。

她知道，她所在的地方想要成为一个秘密本来就难。

既然如此，何不大大方方地告诉世人：老子就在金州，来啊来抓我啊！

话说这么一群人久不见面，墨九又是被“抓”走的人，再次见面，自然免不得唏嘘感慨一番，说说各自的近况。尤其是蓝姑姑，那叫一个声泪俱下，哭得墨九那叫一个肝肠寸断——被蓝姑姑粗大的嗓门儿震的。

有了人，又有资金支持，墨九的“金州分舵”便这般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。

可墨九这厮向来是个古怪的人儿，人家为图便利，选分舵的地址肯定会优先选择城镇，她却以兴隆山的千连洞为基地。不喜欢吃苦的尚雅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，两人当场掐得差点儿打起来。

结果自然是尚雅反对无效。

墨九只有一个理由就打败了她——想当年墨家祖上选总院不都选了神农山吗？这说明山上好，咱得遵循老祖宗的格调来办事儿吧？

于是，千连洞附近的建设就拉开了序幕。

为此墨九见天儿忙得脚不沾地。忙着按自己的想法规划金州分舵的建筑、装修房屋；忙着做自己美美的巨子规划；忙着找乔占平唠嗑，试图从他嘴里撬出什么不一样的新鲜的词儿；忙着与墨妄喝酒，以不辜负萧六郎的交代……可她的一切都很好，却似乎都与萧六郎无关。至少，她嘴里从来不会提到萧六郎的名字，甚至她都不常打听关于南荣北征的战事进展。

很多人都以为，她是一个凉薄的女人……她这分明是把萧六郎忘了啊。

前方在流血牺牲，墨九自己的事儿也没闲着。八个月的时间，兴隆山上的建筑